



圣·魔殿

陈伯卿 著

圣 · 魔 殿

陈伯卿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I 247.76

圣·魔殿

陈伯卿著

责任编辑：沉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邵阳市邮电局发行 湖南省地矿局物探队印刷厂印刷

*

198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插页：1

字数：315,000 印数：1-50200

ISBN 7-5404-0369-1

I·297 定价：3.50元

内容简介

《死亡魔法》：寡妇柳芳，深夜被一个说出她亡夫遗言的“黑影”吓死。“黑影”是谁？是那个和她有暧昧关系的老单身还是那个好赌成性的小单身？正当我公安人员在捕捉蛛丝马迹时，小单身死于酒毒。谁在酒里放毒？案情扑朔迷离……。一个反手被绑的漂亮少妇爬到公安局报案，可她玩的是难逃法网的“魔法”……

《虎杀奇案》：二十三岁的她，是个漂亮的演员，被人们誉为市花。他疯狂地爱着她，为了她，他锒铛入狱，刑满释放回家，却发现她投入了B的怀抱。一个漆黑的夜晚，B化装成一只凶恶的“老虎”，于是一桩血淋淋的案件在“老虎”的如刀利牙中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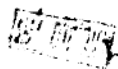
《圣·魔殿》：清明时节，荒芜的坟山边，一个娴静有致、风神俊逸出水芙蓉般的为亡母挂青扫墓的少女突然失踪。为了寻找她，壮士巧扮教堂司铎，神出鬼没，终于窥探到所谓教堂圣地的福音堂实为一座人间魔窟。欲擒魔，他身陷囹圄：假神父、黑蜘蛛、白蜘蛛一齐将钢刀架于他的颈上！险象中来了哥老会徒……故事曲折，情节离奇，其惊险、其独特、其复杂，令人叹为观止！

《死亡舞会》：一场激光幻影舞会正在进行，旅游团的男男女女欢快地扭摆着。突然，一声惨叫惊人：舞厅的地板上躺着一个被刺死的人，鲜血还在流！凶手是谁？争夺一箱珠宝的拼杀于是就在这个被台风围困在小孤岛上的旅游团内展开了……

《孤岛恩仇》：他因遇害漂流到海滩边，被孤岛上的青年修女救起。后来他又从海里救起一个相识的美女阿萍。两个姑娘，一个爱他的人，一个爱他埋藏在心中的能取到价值连城的九曲连环珠的四句口诀，而他却泾渭难分。于是，二女一男在孤岛上展开了既是情意绵绵又是生生死死的搏斗。当他知道阿萍是个日本女特务时，一位黑衣老人竟然拔出钢刀朝自己胸膛刺去，面向茫茫大海倒下了……

目 录

死亡魔法.....	1
虎杀奇案.....	42
圣·魔殿.....	88
小鸟栖竹.....	141
死亡舞会.....	174
魔术师的儿子.....	224
孤岛恩仇.....	275



死亡魔法

黑沉沉的夜。大地沉睡，万籁俱寂。

蓦然，一条黑影幽灵似地出现在春阳市城郊西湖村的一座民房前。一阵凉风吹来，民房端头的梧桐树叶儿发出簌簌的响声。

“嘭 嘭嘭……！”

黑影在叩民房的门。

“谁呀？”

房内传出女人浑厚的发问声。

“嘭嘭嘭……”

黑影不答话，继续叩门，而且加重了份量。

房内女人的声音：“今夜停电，你先等等，我点亮灯再开门。”

“嚓”的一声火柴声，房内亮起灯光。接着，门儿轻轻地开了，一个手端玻璃罩油灯的女人出现在门边。

油灯的光亮照出了门外黑影的脸孔：披头散发，巨口獠牙。

女人震惊，声音颤抖地：“你……你是谁？”

黑影睁大眼睛，伸出长长的红舌头，声音嘶哑地：“不认识了？我……我是你现在正在阴间受罪的丈夫……”

骇然之下，女人额上渗出了冷汗，脸儿煞的一下白了，嘴唇抽搐地：“你……你要干什么？”她顿觉天旋地转，灯光摇曳。

黑影的红舌头一伸一缩，嘴里发出他两年前临终时那种微弱、凄

楚的遗嘱声音：“柳芳……我……我不行了……我去后，那笔钱……你要拿一半给我……的儿子……那件宝……让我的儿子……继承……”说着，说着，他张开血盆似的大嘴，一双长长的铁钩似的手爪直向端灯女人伸去。

女人“哇”的一声惨叫倒在地上，灯打光灭。

这女人就是柳芳。

一道刺目的闪电光。

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

第二天清早。

年近五十、身体强壮的陆炜，拉着一板车煤球，走进了西湖村，径自来到了柳芳的家门口。他停住煤车，抹抹额上的汗珠，对着大门喊叫着：“柳芳，柳芳！”

屋内无人应声。

陆炜定神细看，发现柳芳家的大门并未关紧，露出手掌宽的缝隙。于是，上前去轻轻地推着门。

门被推开了。陆炜倏然一惊：门脚下，笔挺挺地躺着柳芳！

陆炜急呼：“柳芳，柳芳，你怎么啦？”他用手摸摸柳芳的鼻孔，“哎？！死了！”他惊愕不已，急忙转身往外跑。

陆炜高一脚低一脚地跑到村西公用电话处。

他喘气吁吁地抓起了电话筒：“喂，喂，春阳市公安局吗？市郊西湖村发生一起杀人案件……”

“呜，呜，呜，呜，……”

两辆三轮摩托和一辆北京吉普车，从春阳市公安局大门口开出来，风驰电掣，驶向大街……

驶向郊外……

驶进了西湖村，在柳芳家门外的坪里停下。

第一个下车的是年近三十的刑侦科科长史迪芬，她身材苗条，胸脯丰满，大盖帽压在两片柳叶眉梢上，既秀气又严峻；两目炯炯，双眸有神，显示出一个血气方刚的女公安的特有气质。

接着下车的是她的助手钱大雷，他身材魁梧，剑眉大眼，令人望而生畏。

随后下车的是法医和民警小林、小崔等。

他们拍照，进行现场勘察。

法医检验尸体之后说：“死者无一点伤痕，很有可能是因高血压症而死亡。死亡的时间是昨晚十一时左右。”

钱大雷踱步思索：“先调查一下，如果死者确实有高血压症的前科，那用不着我们破案了。”

史迪芬提出异样的看法：“不过，这里发现一双皮鞋脚印和一双球鞋脚印，都是42码，似乎是一个人的。球鞋脚印就只存在门口边，而脚印室内到处都有，似乎不是一个人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第一个怀疑。第二个怀疑是，立柜被撬开，里面失掉何物尚且不知，是不是有人谋财害命巧妙地让死者服用了不露外伤的剧毒药物呢？所以，有必要进行尸体解剖。”

这时，陆炜和一个男青年一个女青年疾步走来。

女青年一见柳芳的尸体，潸然泪下，嚎啕大哭：“妈妈，我的妈妈呀，你死的太突然……”

男青年眼眶里也滚着两颗泪珠：“妈妈——！”

陆炜虽然没有落泪，心情也很沉痛。

史迪芬把陆炜拉到一边，问道：“这一对青年是死者的儿媳？”

陆炜叹了口气：“是的。男的叫韩自杰，女的叫温娜娜，死者是韩自杰的继妈。”

史迪芬：“他们和妈妈不住在一起？”

陆炜：“柳芳一嫁到韩家来之后他们就分家不在一起了。”

史迪芬：“韩自杰的父亲呢？”

陆炜：“两年前就去世了。”

史迪芬：“柳芳没亲生儿女？”

陆炜：“有个妹子，柳芳还没嫁过来时妹子就嫁到远地方去了。……柳芳守了两年寡。”

侦察员小林看到温娜娜伏在死者身边，哭得十分伤心，走过去劝慰她：“娜娜同志，人死不能复生。不要太伤心了，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女人就是这样，你不劝哭声由强到弱。你一劝哭声反而由弱到强了。

小林措手无策地望着史迪芬。

史迪芬有点怪，她既不以一个公安人员的威严去向温娜娜说几句话，也不以一个女性的温柔去向温娜娜安慰安慰，甚至还没有走过去跟温娜娜对视一下，或者打个招呼，却以命令的口气对钱大雷：“立即将尸体送到市公安局解剖室去。”

市公安局会议室。

案情分析会正在进行。

史迪芬声音铿锵地报告着：“经过现场勘察和初步了解，我们已经弄清了一些基本情况：死者系女性，名叫柳芳，是西郊农机厂的工人，现年四十六岁。两年前，比她大十四岁的丈夫刘滔因病死亡，她守寡至今。死者死亡的时间是昨晚十一点左右。”

年近五十的陈局长发话：“我首先想知道的是她的死因……”

史迪芬：“外表无任何伤痕，经过解剖尸体也未发现有任何毒物，法医确定她死亡于高血压突发。”

有人插言：“既不是被人打死，也不是被人毒死，而是死于自身的高血压突发，还有立案侦查的必要吗？”

史迪芬毅然地：“不，仍然有立案侦察的必要。如果柳芳是自然的高血压发作而猝死的话，为什么已到晚上十一时许了还未关门呢？再说死者的房间里发现有42码皮鞋和球鞋的脚印，说明柳芳在临死时有男人到过她家，可不可以设想：这男人利用柳芳有高血压症而黑夜装神弄鬼把她吓死，尔后撬开她的立柜盗取钱财物品什么的呢？”

陈局长思索着：“史科长分析得有一定道理，目前你们急需弄清两个问题：一是那个穿42码皮鞋的人是谁？二是死者家里是否丢失重要财物？”

史迪芬：“好，我们尽快调查清楚。”

城郊农机厂办公室。

史迪芬和钱大雷等公安人员正在向城郊农机厂的负责人了解情况。

史迪芬：“书记，厂长同志，最近有人到你们厂里来找过柳芳吗？”

厂长回忆地：“好象没有。不过常有电话来找她，有男的，也有女的。”他想了一下，一拍脑袋，“啊呀，对了，昨天下午下班前，有个大个子男人来找过她。”

钱大雷：“那个男人有什么特征？”

厂长：“大头大脑的，说话好象有点口吃，但不太明显。”

史迪芬：“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

厂长：“我们谁也没有问他。”

书记：“他找着了柳芳，柳芳就提前下班同他一块走了。”

史迪芬和钱大雷不再多问，一声道别，就走出了厂办公室。

他们登上了停在厂门口的三轮摩托。

摩托飞奔而去……

柳芳的邻居家。

三十多岁的洪嫂正在忙家务事。史迪芬和钱大雷推门而入。

洪嫂仰起头来：“同志你们是……”

钱大雷开门见山地：“我们是市公安局的，特来向大嫂了解一点情况。”

洪嫂热情相迎，泡茶，让座。笑吟吟地：“好的。只要是我知道的。”

史迪芬：“最近一段时期，你的邻居柳芳和谁的关系最密切？”

洪嫂眨眨眼，不加思索地：“和她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一叫陆炜的男人了。这个男人是个摆烟摊的个体户，没有老婆，和柳芳的关系暧昧，常跟柳芳送东送西，有时还在她家过夜。”

史迪芬惊异地：“是吗？”

洪嫂：“那还有假？”

钱大雷：“就是向我们报案的那个陆炜吗？”

洪嫂：“就是他。”

史迪芬：“他昨天到柳芳家去过吗？”

洪嫂：“去过。傍晚时候，我路过柳芳家门口……”

洪嫂如实地把昨天所见的那个特写镜头告诉了公安人员：

傍晚。柳芳家里亮起了灯。

洪嫂路过柳芳家门口，听见屋里面有男女谈话声，悄悄地朝门缝眼瞅去——

桌边，柳芳和陆炜坐在同一条凳上喝酒，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柳芳不时地向陆炜投以媚眼。陆炜喝了一大口酒，感到舒心惬意，顺手搂着柳芳亲起嘴来……

洪嫂不再朝门缝里瞅了，捂着双眼，啐了一口，走了。

……听完洪嫂的陈述，史迪芬拧起了眉疙瘩，她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陆炜的形象……

史迪芬和钱大雷从洪嫂家里走出来。一路上，两人边走边谈。

钱大雷：“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柳芳死于高血压很有可能是一个知内情的人装神弄鬼所致，以达其行盗之目的。”

史迪芬：“那么，那个知内情的人是谁呢？”

钱大雷：“陆炜。”

史迪芬：“凭什么？”

钱大雷：“至少有两点依据。第一，柳芳是陆炜的情妇，而且两人的暧昧关系由来已久，陆炜对她的情况自然了如指掌；第二，在案发现场留下一个年纪五十上下穿42码邵产牌皮鞋脚印，脚印上有颗图钉印痕。我们在陆炜家阳台上发现的皮鞋不但与现场的号码相符，而且在皮鞋的左后跟上也有颗图钉，就连图钉的位置也是相符的。”

史迪芬若有所思的神情。

钱大雷：“因此，我建议立即拘捕陆炜。”

史迪芬赞同地点着头。

临时审讯室。

史迪芬、钱大雷、小林等公安人员正在审讯陆炜。

陆炜镇定自如、直言不讳：“……我和柳芳的确有暧昧关系，如果她不死，我们很可能结婚。我怎么会装神弄鬼去吓死她呢？我又没有发神经。”

钱大雷不客气地：“你吓死她的目的是为了盗取钱财或其他重要宝物！”

陆炜冷笑一声：“哼，这完全是你这个刑警同志想象出来的！”

钱大雷：“我问你，昨晚你是什么时候离开柳芳家的？”

陆炜：“八点”。

钱大雷：“不，十一点钟你还在她身边。”

陆炜：“没有的事。”

这时，小林将一双42码的皮鞋放到桌上。

史迪芬：“陆炜，这双皮鞋可是你的？”

陆炜看了看皮鞋，淡然一笑：“是我的鞋子。”

史迪芬：“这双鞋印深深地印在柳芳尸体边及她的立柜边的地板上。你——作何解释？”

陆炜：“这……”

钱大雷厉声地：“你还有何话说？”

陆炜耸眉：“噢？我昨晚在她家时不是穿皮鞋，而是穿球鞋哇，”他伸了伸脚，“喏，这是这双球鞋。”

钱大雷：“多少号码？”

陆炜：“42码。”

钱大雷冷笑一声：“你真会玩魔法。老实告诉你，柳芳家的地板上既印上了你的球鞋印，也印上了你的皮鞋印。”

陆炜眉心皱成了“川”字：“这就奇怪了。”

史迪芬冷峻地：“你的皮鞋不会自个长翅膀飞去吧？”

陆炜冥思，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这双皮鞋叫雨淋湿了，我把它晾到阳台上，前天不知叫谁偷去了，不知为什么今天早晨又回到了我的阳台上。”

史迪芬：“你讲的可是实话？”

陆炜：“若有虚假，你们可以立即枪毙我！”

史迪芬和钱大雷交换着眼色……

陆炜家的围墙处。

史迪芬、钱大雷和小林等人离开临时审讯室，来到了陆炜家的后院围墙处，仔细地勘查着，他们想知道陆炜那双皮鞋是不是真的失而复还。

史迪芬目光熠熠：“陆炜家的阳台离这后墙有两丈以远的距离，要

去‘借’用阳台上的东西，如果不能从前面破门直入的话，就必须首先翻越围墙。”

钱大雷点着头：“对。”他突然发现了墙上残存的手脚印痕迹，“史科长，你看！”

史迪芬和小林同时定神察看：墙上方的脚印和明显的手指印交织在一起，很是零乱；有一处还沾着两根头发。

小林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取下那两根头发。

小林：“脚印、手印，还有头发，很显然，那个偷皮鞋的人就是从这里越墙而入的。”

钱大雷点点头：“如此看来陆炜未说假话。”

史迪芬拧眉沉思，来回踱步。

史迪芬愠怒地：“凶手是个十分狡猾的家伙，他盗去陆炜的皮鞋穿上作案，以利用陆炜与柳芳的暧昧关系来转移视线，栽赃陷害陆炜。”

钱大雷：“嗯，很有可能。”他犯难地思索着，“这个盗皮鞋的人是谁呢？”

史迪芬：“此人他既然能利用陆炜和柳芳的暧昧关系，必然熟悉陆炜，所以得赶快把陆炜放了，尔后加强监视，说不定能发现新的线索。”

钱大雷：“对。”

林荫道上。

陆炜踽踽独行。由于他是刚从公安局放出来，心事重重地陷入沉思中，以致一个口打唿哨摇头摆尾地迎面来到他的眼鼻下的人，他都没有发现。

“陆大叔！”年轻人大声招呼着。

陆炜这才抬起头来：“吴小二！”

吴小二笑咧咧地：“陆大叔心事满腹，为谁人伤心？”

陆炜喟然长叹：“哎——！”

吴小二拉着陆炜的手摇了摇：“你是老单身，我是小单身，单身单身一身轻，走到何处都高兴！你呀，愁什么啰！”

陆炜缄口不语。

吴小二注意了陆炜的脚：“嘿，陆大叔的脚如今也在实行‘开放改

革’了!”

陆炜不解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吴小二:“你平常总喜欢穿皮鞋,今日却穿双陈旧的球鞋。”

陆炜很不高兴的样子:“你真是少见多怪!”

吴小二:“看来陆大叔愁闷得很,俗话说,一醉解千愁,来来来,酒店里坐坐,今日我请客。”他一把将陆炜拉进旁边的“好兴酒家。”他们在酒家一角坐下来。

陆炜向着衣着时髦的女服务员朗声叫喊:“喂,来两瓶邵阳啤酒,一瓶邵阳大曲,一盆麻辣仔鸡,一个红烧鱼,一个三鲜汤!”

女服务员嫣然一笑:“好咧!”

不一会,酒菜如数上了席。

吴小二为陆炜倒啤酒:“你喝啤酒吧。”他扭开邵阳大曲的瓶盖,“我喝啤酒不过瘾,还是邵阳大曲好。”

吴小二大口喝酒,大口吃菜。

……酒过三巡,吴小二似乎有了点醉意。

陆炜把瓶,为吴小二斟酒:“小二,今日这般高兴,一定是遇上个如意对象了,走桃花运了?”

吴小二连连摇头:“没有没有,我吴小二实在没有艳福,而立之年了,还没被一个姑娘看中,真他妈的晦气!不过,最近倒是遇上了一个小小的财帛星。”

陆炜:“发财了?”

吴小二:“谈不上发……发财,却也挣了一笔钱。”

陆炜:“多少?”

吴小二:“实不相瞒,是这个数。”他醉昏昏地伸出了三个指头。

陆炜一惊:“三千块?”

吴小二得意忘形地:“哈哈……,别扯远了,来,干杯!”

二人碰杯。

一声杯响,坐在酒家厅里另一架桌旁的一个带墨镜的青年惊异地仰起了头,他目光灼灼盯着陆吴二人干杯姿态。随着镜头的推移,,我们隐隐约约地认得出这个戴墨镜的青年是公安干警小崔。

陆炜继续为吴小二斟酒。

吴小二说话的舌头似乎有些不很圆滑了：“陆……陆大叔，听说你到公安局去了一趟？”

陆炜：“是的。”

吴小二：“你都说了些什么？”

陆炜：“我没说什么。我只说……柳芳死的不明不白。”

吴小二：“我说陆大叔，在公安人员面……面前，你……该说的就……就说，不该说的就……就不要乱说……我和韩自杰可都是好……好人，你不会说我们的什么坏话吗？”

陆炜：“那哪能会呢？小二，时间不早了，我们走吧。”

吴小二喝了杯里最后的酒：“走吧。”

吴小二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钞票：“服务员，收收……收钱！一共多少？”

女服务员：“一共四十九块。”

陆炜从一把钞票中抽出一张，是伍拾圆的。

那边桌旁，戴墨镜青年斜视的目光。

女服务员笑笑，对吴小二：“请稍等一下，我去拿一块钱来找给你。”

吴小二摇摇手，很大方的样子：“算了算了，块把钱。小……小事小……事！”他递给陆炜一支烟，自己也塞了一支在嘴里，点然抽起来。

戴墨镜的青年走来：“同志借个火！”他借过吴小二的烟点燃自己的烟，“哟，同志，你头发上有条小虫！”他顺手在吴小二的头发上拍了一下。

吴小二不介意地：“谢谢！”

陆炜：“小二，我们走。”

陆炜搀着吴小二走出了酒店。

这时，女服务员拿着一块钱走来，她追至门口：“同志，找你钱……”

吴小二回头一笑：“算了，我不要啦，送给你买……买纸包糖吃吧！拜拜！”他挥手做了个再见的姿式。

戴墨镜的小崔尾随在后。

吴小二推开陆炜：“陆大叔，我……我没醉，你走吧，我还去有点事。”

陆炜：“你上那儿？”

吴小二：“爱莲巷三十五号去学‘八十一号文件’！”

吴小二摇摇晃晃地走了。

陆炜伫立，耳边响起了公安局史迪芬的话：“你回去以后，若发现有行迹可疑的人和事立即报告我们。”

陆炜毅然转身往后走，差点与迎面的小崔撞了个满怀。

小崔：“陆炜同志！”

陆炜诧异地：“你是……”

小崔取下墨镜，陆炜这才看出来：“哟，公安局的小崔同志。你来得太好了，我正要跟你们汇报呢！”

小崔：“什么事？”

陆炜：“刚才……”他与小崔打着耳语。

夜。爱莲巷三十五号窗外。

四个正在玩字牌的赌徒的黑影印在窗帘上。

一只捏着微型照相机的手悄然伸进了窗帘的一角。

“咔”的一声轻响之后，手和微型照相机都消失了。

夜。市公安局会议室。

临时性的紧急会议正在进行。

一张玩字牌的四赌徒照片摆在桌面上。

一只指头正指着照片上吴小二的头像。

史迪芬正色地：“这是醉酒后正在行赌的吴小二。吴小二腰身上有一大把钱，而且是伍拾圆一张的。钱从何处来？不能不令人怀疑。再者，小崔巧妙地从小小二头上弄来了一根头发，越墙盗取陆炜皮鞋的人也给我们留下了头发。通过精确的化验，这两处的头发是一个人的。因此，可以结论：吴小二就是那个盗皮鞋的人！”

与会人员哗然：

“吴小二在那儿？”

“应该立即拘捕吴小二。”

“吴小二幕后还有没有指挥者？审问吴小二便会知道！”……

史迪芬挥挥手：“请大家安静！”她向小崔递了个眼色。

小崔会意，从提袋里拿出个小小收录机，轻轻一按，收录机里发出了陆炜和吴小二在好兴酒家里的一段对话声：

“陆……陆大叔，听说你到公安局去了一趟？”

“是的”，

“你都说了些什么？”

“我没说什么。我只说……柳芳死的不明不白。”

“我说陆大叔，在公安人员面……面前，你……该说的就……就说，不该说的就……就不要乱说……我和韩自杰可都是好……好人，你不会说我们的什么坏话吗？”

咋的一声，小崔关闭了微型收录机。

史迪芬：“俗话说，‘酒醉道真情’，吴小二酒醉后无形中说出了‘韩自杰’的名字，韩自杰与死者柳芳的关系是儿子与继妈的关系，这似乎有些蹊跷，但不能说不是一条新的线索”。

钱大雷想了一下：“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新线索”。

史迪芬：“为避免打草惊蛇，我们首先要找的还是吴小二。”

钱大雷：“陈局长，您看呢？”

大家一齐望着陈局长。

陈局长蹙眉思索，踱步有顷，果断地说：“我同意迪芬同志的意见”。

夜阑人静，路灯昏睡。

突然，唰唰的摩托车声惊醒了街边的梧桐树枝，梧桐树枝发出簌簌的响声。

两辆三轮摩托车在街边46号门房前停下。车上跳下了史迪芬、钱大雷、小林、小崔等人，他们一涌而上，盯住四十六号房门。

敲门，无人应声。

再敲门，亦无人应声。

钱大雷顿时来了火，一脚踢在门叶上。

门开了，吴小二笔挺挺地躺在地上，鼻孔里还在隐隐流血。

他们骇然，面面相觑。

史迪芬注意到室内桌面上残存的酒菜和狼藉的一双碗筷，蹙眉一